

冰凌幽默小說：《經典婚姻》

王愛萍明天到深圳出差，要去三天。出差前一天的晚上，丈夫馬東一如既往，鞍前馬後圍着妻子轉，幫着整理行李箱，把一件件日用品往箱子里塞。王愛萍在他的身後說：“現在賓館這些東西都有。”

馬東說：“帶上了備用，萬一缺牙膏香皂呢？我上次出差，住的那家賓館就沒香皂，還三星級的呢。”

王愛萍說：“你呀，恨不得把家裏的東西都讓我帶走。”

馬東說：“我都恨不得跳進箱子里讓你帶走。”

王愛萍說：“帶走你，麗麗怎麼辦？”

馬東說：“一齊帶走。”

王愛萍說：“你還別說，我還真放心不下你們。”

馬東說：“那你就別去了，叫局里換一個人去。”

王愛萍說：“盡說傻話。”

馬東說：“你一走，我這心里就空空的。”

王海萍說：“就三天。”

馬東說：“一天都嫌長。”

王愛萍說：“很快就回來的。”

馬東一把抱住妻子，把她放倒在床上，說：“我想……”

王愛萍拍拍丈夫的臉說：“我還沒準備呢。去吧，你先去洗澡，把短褲換了，刷個牙，等麗麗睡覺以後……”

馬東說：“又要讀‘老三篇’。”

王愛萍哄道：“去吧去吧，衛生重要。”

這一夜夫婦倆似難捨難分，反復交代了許多注意事項，不知不覺中竟忘了做愛。第二天馬東早起來，把稀飯做好，和女兒先吃瞭，然後對妻子說：“我帶麗麗上學去，再回來送你。”

王愛萍親了親女兒說：“別回來送了，10點鐘局里來車送我到機場，你把麗麗弄好就行了。”

王愛萍和丈夫女兒告別，目送着丈夫騎着摩托載走女兒。她回到房間，從衣櫃上的皮箱里取出一件黑長裙，展開看了看，摺疊好了，放進行李箱里。

10點鐘，局里小車準時來接王愛萍，送她到了機場。等過了安檢，到了候機大廳，她才知道飛機晚點兩小時。

王愛萍想了想，從包里掏出手機，按了一組號碼，把手機放在耳邊，一會兒就聽到官向民的男中音：“喂——喂——怎么不說話——愛萍！一定是你。”

王愛萍臉上飛起紅雲，輕吐一聲：“向民——”

官向民的男中音變成了男高音：“愛萍，真的是你，你在深圳？”

王愛萍說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在深圳？”

官向民說：“今天我就有預感。再說你聲音那么清楚，說明你在深圳，說不定啊，你已經深入敵後，就在我附近。快告訴我，你在哪里？”

王愛萍說：“我還在福州。不過，我正要飛到你的身邊。”

官向民說：“果真如此！哪一班飛機？我到機場去接你。”

王愛萍說：“不讓你接。”

官向民說：“那我到賓館等你？”

王愛萍說：“不嘛，7點半，在凱悅大廈西餐廳見。”

官向民說：“老天，我還得煎熬八個小時。不過，我聽你的安排，我就打電話到凱悅，訂個好位置。”

王愛萍說：“那，晚上凱悅見。”

官向民說：“晚上我在凱悅迎接你——親愛的公主。”

王愛萍已經進入甜蜜狀態了。官向民真是一個好情人，輕鬆到位而又恰到好處。她所以不讓他到機場和賓館去，就是不想讓好事來得太草率，她要讓兩人都懷着一段期盼，從容的享受這段期盼的過程。去年她到深圳出差，官向民在賓館等她，結果一進房間，兩人就急不可待，互相幫助脫光衣服，上床做愛了。沒有幾個回合，官向民就鳴鼓收兵，他卻還在七上八下階段，方興未艾。這次，她就主動安排見面時間和地點，把握住約會的進程，以達到圓滿的高潮。她對自己主控局面的能力暗自得意。

開始登機了，王愛萍給丈夫單位打了個電話，接電話的人說馬東出去辦事了。她又撥通丈夫的手機：“你跑哪里去啦？”

馬東說：“跑書店，還能跑哪里去？”

王愛萍說：“你也跑不到哪里去。哎，別騎着摩托到處跑，汽油費貴着呢。晚上早點到學校接麗麗啊？”

馬東說：“哎，哎？現在幾點啦，你還沒飛啊？”

王愛萍說：“飛機晚點了。”

馬東說：“這飛機怎么回事啊！要不要我打電話告他們航空公司？”

王愛萍說：“就你事多，你管好你自己就行。”

馬東說：“我關心你嘛。哎，你出差一人在外，一定要當心噢。現在外面搶劫的，強姦的多得不得了。”

王愛萍說：“你放心吧。你還是當心你自己，把麗麗弄好。”

馬東“啪”地把手機合上，插進腰間的皮套里，鎖好摩托車，大搖大擺地走進一家書店。說是書店，實際上是一塊窄長的小店面，有一個閣樓，樓梯旁、過道上堆着捆書。

收錢小姐依杉見到馬東，甜甜一笑：“馬總，好幾天不見了，芳姐在樓上，你上去吧。”

馬東說：“知道啦。”然後扔下頭盔，幾步跨上閣樓。

芳姐正趴在桌子上記帳。這是個豐滿的姑娘，二十五、六歲左右，顯得精幹成熟。一見到馬東，她眼神一勾，抿嘴笑起來。

馬東的兩手從她背後的腋間伸進去。

芳姐縮身“咯咯”笑起來，然後就勢倒在馬東的懷里。

馬東用腳合上門，抱起芳姐。

兩人纏綿一陣，馬東說：“走吧，到我家里去，她今天到深圳出差去了。”

芳姐說：“不去嘛。”

馬東問：“為什麼？”

芳姐說：“感覺不好。”

馬東說：“有什麼不好？上次不是好好的嗎？”

芳姐說：“在你和她的床上做愛，會想起她。”

馬東說：“你不想我想她。嘿嘿，有意思。”

芳姐說：“馬哥，人家怕嘛。在外面，名份上我還是一個沒有出嫁的姑娘，你還是她的老公嘛。你說對吧？

馬哥，在你家，你是她的人，在外面，就是一出家門口，你就是我的人。今天在我的房間里，我要讓馬哥有一種帝王般的享受。”

芳姐拉上窗簾，插上門鎖，將長沙發一拉，就彈出一張大床來，她從櫃子里抱出墊被，往上一鋪，然後把馬東按倒在床上：“忙了一個禮拜了，今天啊，我就給自己放一天假，陪我的馬哥。”

馬東說：“就在這里啊？樓下……”

芳姐說：“沒事情，這依杉精明得很。”

剛說到這，就聽見有人問話：“芳老闖在嗎？”

依杉說：“不在啦！”那人又問：“到哪里去啦？”依杉說：“到天上會神仙去啦！你有事嗎？有事就跟我說。我是代老闖。”

芳姐朝馬東一笑：“聽見了沒有？”

馬東說：“我真服你們了！你和她都是小妖精！”

七點半，王愛萍坐着出租車，準時來到凱悅大酒店，她正要付錢，沒想到車外早有個人遞給司機一張50元票子，隨後，車門穩穩打開，官向民站在車外，笑臉相迎。王愛萍一陣幸福，情不自禁把手伸給官向民。她要的就是這種感覺。

官向民捏着王愛萍的手，走向西餐廳一個臨窗的雅座，他把她送進座位里，然後自己在對面落座。

王愛萍看着桌上一束紅玫瑰，說：“好漂亮。”

官向民說：“送給你的。”

王愛萍捧起花束聞了聞，從心里覺得香。

官向民注視着王愛萍，說：“你也好漂亮。這身黑裙子，穿在你的身上，特別合適，特別好看，雍容華貴。”

王愛萍說：“這也是你送給我的。”

官向民說：“這我就不得不自己夸獎兩句了，我的眼力還是不錯的。你知道為什麼嗎？”

王愛萍問：“為什麼？”

官向民盯着王愛萍，說：“那是因為愛。”

王愛萍美滋滋的躲開官向民的熱眼，望向窗外。窗外是一灣湖水，湖中的噴泉，在彩色射燈的照耀下，噴出千姿百態的夢幻。

官向民說：“有人說，黑色衣服穿在身上是一種性感，呈現在臉上卻是一種悲傷。而你恰恰不同，穿在你的身上是既性感又優雅。”

王愛萍一陣心醉：“真的嗎？”

官向民說：“千萬萬確。”

王愛萍閉上眼睛，一臉深情，說：“向民……我好幸福。”

官向民遞過菜單，說：“幸福再加上法國美味佳肴，那就是完美。”

王愛萍說：“我還是點上次吃的那道菜。”

官向民收回菜單，淺露微笑，說：“我已經點好了。”他向侍者一招手，侍者提了一瓶紅葡萄酒過來，啓蓋倒酒。

官向民舉起酒杯，說：“祝我們在這個魅力四射之夜，能創造出輝煌來。”

王愛萍也舉起酒杯，但她又收回酒杯，說：“不過，你得把上次故事講完，你把求愛信寄出去以後，你的初戀情人有什麼反應？”

官向民笑了起來：“啊，你還在為這件事耿耿于懷啊？那純粹是我的單相思吧。她馬上回了一封信，說她已經有男朋友了。弄得我痛苦萬分，好幾天都沒有緩過來。”

王愛萍關切地問：“怎麼啦？”

官向民說：“我呢，也死心了，人家有男朋友了嘛。但我也個男人啊，於是我就寫了一封信給她，信中寫了八個字。”

王愛萍問：“八個什麼字？”

官向民說：“讓它永遠成為謎吧。你不要介意，這八個字並不重要。當我把這封信寄給她後，很快就收到她的回信。我拆開信一看，傻眼了，里面是我寄給她的信，沒有拆，原封不動的塞進另一個信封里，寄還給我。”

王愛萍抓住官向民的手，說：“向民，你一定要告訴我，你寫的八個是什麼字？”

官向民笑了笑，喝了一口酒，說：“八個字：把信撕了。祝你們好。”



封面人物 冰凌

身，又往右邊翻了個身，心里說：“一個人睡張大床真他媽的舒服！”他定神再想想，說：“得有個女人。”他抓起手機，調出一個號碼，一撥，就聽到楊玲娜溫柔的聲音：“東東啊？”

馬東笑着說：“楊姐，還沒睡啊？”

楊玲娜說：“在看電視劇呢，叫什麼《妻子來了自由走了》，名字挺怪，可內容還不錯，一個男人和倆女人談情說愛。”

馬東說：“看得你淚流滿面了吧？”

楊玲娜說：“哪那么多眼淚，好玩吧。哎，一個人在家啊？”

馬東說：“你怎么知道？我就不行在外面給你打電話啊？”

楊玲娜說：“你有幾根筋，我還不清楚？”

馬東笑了笑：“講不過楊姐的火眼金星。她去深圳出差了。”

楊玲娜說：“你這是跟那電視劇名字倒着來，是妻子走了，自由來了。”

馬東說：“楊姐現在說話，越來越經典了。”

楊玲娜說：“說吧，什麼事？”

馬東說：“明天上午有空嗎？來我家里。”

楊玲娜想了想，說：“好吧，明天一上班，我先到機關門診部拿點藥，就過去。”

馬東說：“我等楊姐。”

楊玲娜說：“你呀，一只小饞貓。”

放下電話，馬東往床上一躺，順手抓起床頭的一本雜誌，看到上面一篇文章《王謝姐弟戀正“熱火朝天”》，他把雜誌一擱：“我是姐弟戀的老祖宗！十年前，楊馬姐弟戀就熱火朝天了。”

吃完飯，官向民開車送王愛萍，回到了賓館。美酒點燃的慾望，已經燒起熊熊大火。王愛萍掌握着火候，讓大火繼續漫延，然後降成溫火，煲一鍋老湯，把情愛和性欲煲得滾瓜爛熟。

官向民渾身燥熱，脫下西裝，兩眼上下欣賞着王愛萍。

王愛萍踢掉高跟鞋，走到立櫃前，取下

兩個杯子，說：“喝咖啡還是喝茶？”

官向民走到王愛萍的身後，兩手扶住她的肩膀，說：“喝你。”說着，他輕輕拉開王愛萍後背上的裙鏈。

王愛萍閉上眼睛：“向民，我老了嗎？”

官向民說：“老了。”

王愛萍微皺眉頭。

官向民貼着王愛萍耳邊說：“你過去比現在老多了。”

王愛萍抿嘴一笑：“你嚇我。”

官向民說：“客觀的說，你的氣質和魅力，是與時俱進，這是你年輕的標記。”

王愛萍說：“安慰我？”

官向民說：“百分之十是安慰，百分之九十是闡述事實。”

王愛萍說：“你的話總是說到我的心里……”

官向民說：“歸根結底，還是愛。愛使我們心相印，使我們的每一根神經相通，使我們相隔千山萬水，卻能夠同唱一首歌。”

王愛萍說：“你心里只愛我嗎？”

官向民說：“這是一個愚蠢的問題，但是卻讓我非常感動。這說明你非常在乎我對你的愛。親愛的，這時候我的任何表達都是蒼白的，唯有時間來證明我對你的愛。”

王愛萍低聲一叫：“向民……”

官向民應了一聲：“恩？”

王愛萍說：“等什么……”

官向民說：“等這句話。”

王愛萍轉過身，昂着頭。官向民輕輕抱過王愛萍，慢慢挪向床沿。

馬東送女兒上學後，給科長掛了個電話，說上午在外面辦事，下午再到單位去。然後掉過摩托車就回家。到家剛把家里整理清楚，就聽到門鈴聲，馬東打開門，楊玲娜提着一袋龍眼走進來。

楊玲娜放下龍眼，說：“剛上市的，給你和麗麗嘗口鮮。”

馬東說：“還是楊姐疼我。”

王愛萍頓時淚如泉涌。

馬東哄女兒睡覺後，掏出手機，給妻子打了個電話：“哎，你住下啦？”

王愛萍說：“住下了。很好。”

馬東說：“飯店電話號碼多少？我打到你的房間去。”

王愛萍說：“喂，喂，我現在在車上，信號不好。”

馬東看了一眼牆上的鐘，說：“都快十點了，你還在外面啊？”

王愛萍說：“會議安排宴會，剛吃完飯，現在回賓館呢。喂，喂……”

馬東關上手機，也關閉自己的思路。他到衛生間，痛痛快快沖了個澡，然後躺到床上。他往左邊翻了個身，心里說：“一個人睡張大床真他媽的舒服！”

他定神再想想，說：“得有個女人。”他抓起手機，調出一個號碼，一撥，就聽到楊玲娜溫柔的聲音：“東東啊？”

馬東笑着說：“楊姐，還沒睡啊？”

楊玲娜說：“在看電視劇呢，叫什麼《妻子來了自由走了》，名字挺怪，可內容還不錯，一個男人和倆女人談情說愛。”

馬東說：“看得你淚流滿面了吧？”

楊玲娜說：“哪那么多眼淚，好玩吧。哎，一個人在家啊？”

馬東說：“你怎么知道？我就不行在外面給你打電話啊？”

楊玲娜說：“你有幾根筋，我還不清楚？”

馬東笑了笑：“講不過楊姐的火眼金星。她去深圳出差了。”

楊玲娜說：“你這是跟那電視劇名字倒着來，是妻子走了，自由來了。”

馬東說：“楊姐現在說話，越來越經典了。”

楊玲娜說：“說吧，什麼事？”

馬東說：“明天上午有空嗎？來我家里。”

楊玲娜想了想，說：“好吧，明天一上班，我先到機關門診部拿點藥，就過去。”

馬東說：“我等楊姐。”

楊玲娜說：“你呀，一只小饞貓。”

放下電話，馬東往床上一躺，順手抓起床頭的一本雜誌，看到上面一篇文章《王謝姐弟戀正“熱火朝天”》，他把雜誌一擱：“我是姐弟戀的老祖宗！十年前，楊馬姐弟戀就熱火朝天了。”

吃完飯，官向民開車送王愛萍，回到了賓館。美酒點燃的慾望，已經燒起熊熊大火。王愛萍掌握着火候，讓大火繼續漫延，然後降成溫火，煲一鍋老湯，把情愛和性欲煲得滾瓜爛熟。

官向民渾身燥熱，脫下西裝，兩眼上下欣賞着王愛萍。

王愛萍踢掉高跟鞋，走到立櫃前，取下

兩個杯子，說：“喝咖啡還是喝茶？”

官向民走到王愛萍的身後，兩手扶住她的肩膀，說：“喝你。”說着，他輕輕拉開王愛萍後背上的裙鏈。

王愛萍閉上眼睛：“向民，我老了嗎？”

官向民說：“老了。”

王愛萍微皺眉頭。

官向民貼着王愛萍耳邊說：“你過去比現在老多了。”

王愛萍抿嘴一笑：“你嚇我。”

官向民說：“客觀的說，你的氣質和魅力，是與時俱進，這是你年輕的標記。”

王愛萍說：“安慰我？”

官向民說：“百分之十是安慰，百分之九十是闡述事實。”

王愛萍說：“你的話總是說到我的心里……”

官向民說：“歸根結底，還是愛。愛使我們心相印，使我們的每一根神經相通，使我們相隔千山萬水，卻能夠同唱一首歌。”

王愛萍說：“你心里只愛我嗎？”

官向民說：“這是一個愚蠢的問題，但是卻讓我非常感動。這說明你非常在乎我對你的愛。親愛的，這時候我的任何表達都是蒼白的，唯有時間來證明我對你的愛。”

王愛萍低聲一叫：“向民……”

官向民應了一聲：“恩？”

王愛萍說：“等什么……”

官向民說：“等這句話。”

王愛萍轉過身，昂着頭。官向民輕輕抱過王愛萍，慢慢挪向床沿。

馬東送女兒上學後，給科長掛了個電話，說上午在外面辦事，下午再到單位去。然後掉過摩托車就回家。到家剛把家里整理清楚，就聽到門鈴聲，馬東打開門，楊玲娜提着一袋龍眼走進來。

楊玲娜放下龍眼，說：“剛上市的，給你和麗麗嘗口鮮。”

馬東說：“還是楊姐疼我。”

楊玲娜說：“你別不知足，愛萍對你不錯的。”

馬東一把抱住楊玲娜。楊玲娜拍拍馬東的背，說：“我先洗個手，把衣服脫了，醫院到處是人，別把細菌帶回來。”

楊玲娜到衛生間洗了手，又脫下衣服。馬東坐在床上，望着楊玲娜，贊嘆道：“楊姐這身材是沒治了。當年楊姐要不是摔傷了腰，早就是本省舞蹈界的大姐大了。”

楊玲娜說：“這是命中注定的事。人太紅了，一定會在哪個節骨眼上出差錯。所以人啊，知足常樂吧。”

馬東說：“我馬東可是因禍得福。要不然我也碰不到楊姐。”

楊玲娜一點馬東的腦門：“小饞貓。躺里面去。”

馬東笑嘻嘻地往里面躺好，看着楊玲娜脫衣服，說：“我第一次看到楊姐，是在小食堂里，楊姐穿着那種抖抖的什麼紗的白襯衫，里面的胸罩清清楚楚，真太性感了。我當時就跟人說，要是能跟楊姐睡上一覺，我去死都值得。”

楊玲娜一把抱過馬東。馬東把臉埋進楊玲娜的胸懷。

楊玲娜抱着馬東的頭：“剛聽到人傳說你的話，我還挺生氣的。後來想想也挺得意，連小年輕都迷上我了。我當時還真想見見你，看你長得什麼模樣。”

馬東抬起頭，像從水里冒出來，深吸一口大氣，說：“味道好極了！”

楊玲娜說：“哎，我當時把你堵在房間，你心里怕嗎？”

馬東說：“嚇壞了。真嚇壞了。怕你把我拖到保衛科去。”

楊玲娜說：“我說什麼話了？”

馬東說：“你說，好吧，我成全你，讓你去死！我一聽，這話不是叫我……啊啊，不是命令我上嗎？我一咬牙，沖到你的面前，就狠狠抱住你！”他一個翻身，把楊玲娜壓在身後，說：“從此，偉大的楊馬姐弟戀吹響了戰鬥的號角！”

楊玲娜一把抱住馬東的頭。

官向民下午打電話給王愛萍，說今晚有急事，不能來看她。她明天就要回福州，今天不見面，就不能再見到官向民了。王愛萍不免掃興，但想想也無奈，這類地下情場的事，往往身不由己。